

華仁學報

第三輯

第十三期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

半月刊

出版通：九龍華仁書院學生會
 編輯處：九龍華仁書院
 印刷者：永德印務
 地址：九龍大南一街四號
 電話：八〇八五
 總編輯：邵善波
 副編輯：關永圻

暑期活動一覽

鑒於去年暑期活動之優良成績，及同學參加之熱烈情況，故今年之暑期活動將繼續舉行，內容之豐富，範圍之廣泛，比諸去屆，實有過之而無不及，計有：足球、乒乓球比賽、友誼遠足、音樂晚會、座談會、校內露宿、工作營、探訪政府機構等，茲報導如下：

暑期活動一覽

足球
 為夏令小型足球比賽，由同學自由組隊參加。比賽定為循環制，分高級、初級兩組舉行，且為避免實力過份集中起見，每隊將限制代表隊員人數。到目前階段，同學極為熱烈，到截稿時止，拉角聲已傳遍校內，據悉參加隊伍多達廿餘隊，已於六月十四日截止報名。該項比賽為七月四日，在本地小型足球場舉行，開賽日期為七月四日，比賽結果各組之冠軍將獲獎品。

乒乓球
 暑期活動之另一皇牌，為雙循環制之隊際比賽，分高級及初級兩組，每隊人數為四至六人，其中不得擁有超過一名以上之校隊球員。每場比賽為五局三勝，每組最高分之兩隊將獲獎品。

校內露宿
 此為一初次之嘗試，暫定七月八、九、十三日舉行。內容包括紀律訓練、野戰、營火、軍事法庭及各種趣味之工作及遊戲等。因營幕不足，故只限八十人參加，有意者請速向學長報名，過時自誤，截止日期為六月十九日。

友誼遠足
 此為中三同學而設，定於七月四日舉行，歡迎參加。

音樂晚會
 內容未定，但大約為唱片欣賞、民歌演唱等節目，每星期舉行一晚或兩晚，此乃為各同學預備之夜間活動，希望各同學對音樂欣賞有興趣之同學共同組織。至於民歌晚會，則仍會繼續舉行。

星期晚聚
 定每星期六晚上八時舉行，內容豐富，計有座談會、討論、唱片欣賞及間中有特別節目，如話劇等上演，此節目將作露天舉行。

探訪
 此專組織作為參觀政府各機關，俾各同學能

稿例

- 一、本報各版園地公開，歡迎同學來稿。
- 二、來稿請用原稿紙書寫，切勿橫寫或一紙兩面，尤忌用鉛筆書寫。
- 三、除特別註明外，來稿不得超過六千字。
- 四、來稿必須附作者真實姓名班級，發表時筆名隨意。
- 五、除特別註明外，編者對來稿有絕對刪改權。
- 六、來稿本報，文責概由作者自負。一切獲刊文章，並不表示本報立場，請同學注意。

工作營

此專為各同學組織之工作營，以為鄉間民衆服務工作，視乎各同學之興趣而定。

舊書買賣

本校服務團在暑期內，將開設訓練班，歡迎各同學參加。條件優厚，可訓練三星期後畢業。可向學長室報名。

中文學會

該會已成立一暑期活動小組，積極籌備如書畫班、國語班等學術活動，增進同學對中文之認識及興趣。

拯溺會徵求新會員

本會拯溺會將在暑期內，將開設訓練班，歡迎各同學參加。條件優厚，可訓練三星期後畢業。可向學長室報名。

九龍華仁社會服務團誕生了

服務團誕生了

親愛的同學們，相信你們已經正在埋頭溫習，準備今年的期考了。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你們便可以有一個悠長的暑假。你們多渴望這樣有意義的暑期生活早日來臨呀！

以往的暑假，大家一定過得很愉快。如游泳、旅行、露宿……總之，一切活動都仍像過去你們回憶與留戀的。不過，暑假也很容易的過去，那時候，回來學校的，個個都是黑黝黝的皮膚，紅潤的臉色，充滿了朝氣勃勃的精神，還有一派新的氣象，充滿了朝氣勃勃的精神，還有一派新的氣象。

昆蟲學會消息

昆蟲學會導師許先生最近因工作繁忙，又於時間倉猝的關係，已把週會取消。又據稱該會將會放映關於昆蟲生活的影片，請各同學留意。

昆蟲學會刊物「昆蟲趣話」工作人員，因考試將近，祇好暫時停刊，下學期將會繼續出版。

昆蟲學會幹事已議好一份會章，並將於下學期初正式通過執行。

希望——醒

自去年五月事件後，香港的社會甦醒了，政府的態度有了顯著改變，市民的反響，亦有不同，社會上表現的，是蓬勃的發展，正確的改革。

香港以前的社會，是譽為穩定的，穩定得令人窒息（非商業上的發展而言），市民對社會毫不關心，而政府亦樂得清閒。這是一個不健全社會、一個熟睡的社会。

但反觀現在的香港，正在復甦中，社會正不斷的改變，做成了一個正常的發展。

由此我們展望香港的前途，是充滿希望的，不論現狀仍有不滿的地方，但明天將會改變，明天是屬於我們的（青年）的，未來的責任，將放在我們身上。

在明天未到之前，現在我們該建立自己，並應更積極地參與社會工作，認識社會，才可以成爲一個良好公民。

從世界學潮到我校

在世界外地，學生正在引起社會上的普遍不安。罷課、示威以至暴動，都在崇高的理想——自由——民主——改革下堂皇地進行，而大多數都令當權者妥協。

這種正在蔓延的學生運動，對現時的社會有益或有害，在現在下斷言尚爲過早，但一切以暴力作爲達到目的的手段，都是不正當的，從這些學生運動，我們可確知的是在這社會中，仍有很多可改革的地方被人忽視。而學生們正「積極地」推動改革。

在學校中，我們認爲學生會有兩點工作，仍未能滿意地進行，一爲學生的意見及學生對校內措施的反應，校方仍未能完全認識，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所以我們建議在下一年度，學生會應設立一個「學生意見委員會」，專負責探討同學對校內各措施的反應，以提供給校方，俾作適當的改善，又在校方需要作某種調查時，加以協助。另一方面，便是學生的福利問題。同樣情形，下一年度的學生會，應設立一個「學生福利委員會」，專負責會員的福利。此兩個委員會的設立，可幫助校內的生活，過得更爲愉快。

社論

自去年五月事件後，香港的社會甦醒了，政府的態度有了顯著改變，市民的反響，亦有不同，社會上表現的，是蓬勃的發展，正確的改革。

香港以前的社會，是譽為穩定的，穩定得令人窒息（非商業上的發展而言），市民對社會毫不關心，而政府亦樂得清閒。這是一個不健全社會、一個熟睡的社会。

但反觀現在的香港，正在復甦中，社會正不斷的改變，做成了一個正常的發展。

由此我們展望香港的前途，是充滿希望的，不論現狀仍有不滿的地方，但明天將會改變，明天是屬於我們的（青年）的，未來的責任，將放在我們身上。

在明天未到之前，現在我們該建立自己，並應更積極地參與社會工作，認識社會，才可以成爲一個良好公民。

從世界學潮到我校

在世界外地，學生正在引起社會上的普遍不安。罷課、示威以至暴動，都在崇高的理想——自由——民主——改革下堂皇地進行，而大多數都令當權者妥協。

這種正在蔓延的學生運動，對現時的社會有益或有害，在現在下斷言尚爲過早，但一切以暴力作爲達到目的的手段，都是不正當的，從這些學生運動，我們可確知的是在這社會中，仍有很多可改革的地方被人忽視。而學生們正「積極地」推動改革。

在學校中，我們認爲學生會有兩點工作，仍未能滿意地進行，一爲學生的意見及學生對校內措施的反應，校方仍未能完全認識，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所以我們建議在下一年度，學生會應設立一個「學生意見委員會」，專負責探討同學對校內各措施的反應，以提供給校方，俾作適當的改善，又在校方需要作某種調查時，加以協助。另一方面，便是學生的福利問題。同樣情形，下一年度的學生會，應設立一個「學生福利委員會」，專負責會員的福利。此兩個委員會的設立，可幫助校內的生活，過得更爲愉快。

談談香港的中文刊物

中文學會於五月廿五日(星期六)下午舉辦了一個座談會，題目為：從香港的中文刊物看香港的中文水準。出席者約十餘人，由關永新擔任主席，馮志強紀錄，氣氛頗佳，發言者亦頗踴躍。以下是座談記錄：

中文刊物與讀者之間

中文刊物與讀者之關係甚為密切，因為刊物必需有讀者的支持方可繼續辦下去，而我們從暢銷的刊物中亦可看出讀者所擁護的是那一類型的刊物，從這些刊物的水準也可粗略地了解到讀者的文化程度及欣賞能力，如果讀者欣賞能力高，則該刊物必做銷一些不符水準的作者，以投讀者之所好；反之，如讀者欣賞能力低，則縱使是奪諾貝爾獎金的作品也不能披露出來。由此觀之，則我們亦可從一地的中文刊物看出該地的中文水準。

香港中文刊物的概況

香港的中文刊物可粗略地分為公共刊物及團體或私人刊物兩種，前者多是綜合性的刊物，如各日晚報、週報等，後者則是為某些人而設的刊物，如明報月刊、盤古、純文學等。

報紙

「星島晚報」的副刊頗為普及，水準也高，惟其中執筆的某些作家，

現在各報章的新聞稿大都是文白夾雜，甚至混和了很多粗俗的方言俚語，當然如果是在香港，用得適當，可使文章更親切易懂，但在香港的却流於肉麻，甚至港新聞處所發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也不例外。

雜誌

在如牛奶的形形色色的雜誌中，水準最高當數「明報月刊」及「盤古雜誌」，它們都是為知識份子而設的。故此，雖然它們不能代表普通人的水準，但也可看到知識分子的水準，明報月刊月銷數萬份，也可知香港不乏文化水準高的讀者，盤古則只賣得七八千份。但兩者都要他本，其他如純文學等亦因銷路而他本，可見普通讀者水準亦未很高。反之，「中國學生週報」比較通俗，則可銷至七八萬份。

文社

在這些文社的成員大多為大學生或中學生，他們出版油印或鉛印刊物，有側重思想也有側重文藝的；雖然大多數水準都很低，但卻可看出不少學生對中文是很有興趣的，可惜現在文社運動已陷入低潮，否則他們對香港的中文水準也起了不少作用。

學報

雖然學報不能全部反映該校學生的中文水準，但作為一鳥瞰也倒可以。但，大多數學報水準都很低，而且因學報多為公開刊物，學生難以盡情發表其意見。另有一點特點是，大多

政府最近有一項新措施，就是增加了小學的免費學額，及贈送文具書本與貧苦學生，無疑，這是在呼籲推行小學義務教育中的一部分改進，然而小學的義務教育是我們終極的要求，我們應該也將繼續督促政府實現此一計劃。現在我且談談目前的小學教育需要改進的地方。

最明顯的弊端，政府應首先改革的，莫如提高官校的水準，在前數年，若干官校仍有好的校譽，使不少學生趨之若鶩，亦有很高的水準。但近年來，也許是官校中的教育人員有的都是金飯碗，便馬虎敷衍，有逐漸退步的現象，以致很多官校貼了招生廣告而無人問津，稍能付得起費用供給子弟讀書的家長都把孩子送進費用較高的私校而寧使官校有學位空置！這種反常的現象，政府應重新檢討並予以改革！

雖然政府有贈送書本給貧苦學生之舉，但每年改一次小學課本對家長來說仍是一大負擔。文化事業竟會落於這些眼光淺窄、唯利是圖、而又學識淺薄的商人手中，真令人氣憤，有時候聽聽妹妹唸的中文課本內容，語法不通甚至生硬，不禁搖首三嘆！而且某些出版社的課本可以比其他公司出的淺或深上一兩倍的，政府理應將課本標準劃一，最好的辦法莫如自編自印合乎水準的課本！望政府切實考慮此一計劃！

從課本又想到兒童讀物缺乏的問題，兒童們在校接受了唸書教育，看夠了沉悶的課本，捱完了繁重的功課，自然想找些富趣味性的課外讀物來消遣，可是教他們往那裏找？也難怪他們會蜂擁至出租連環圖的攤子上！那裏可消磨上他們一兩個鐘頭，可是這些連環圖卻滿是神怪的故事，近月來更是一些占士打打鬥及言情小說，他們在這些「毒草」上就得到了日子久了，自然很容易囫圇吞下一些錯誤的觀念，我真為他們難過！

於中學生來說，情形並不好過些，一份有教育性，適合中學生的雜誌是何等的難找！反之一堆堆一疊疊的色情雜誌、愛情小說、電影刊物却充斥着市場；香港學生在知識上的貧血，常識的缺乏無異和這有很大的關係。而文化界中人竟能漠視此事，真令人奇怪！

拉雜談談

馮志強

記得黎敦義先生在崇基學生會主辦的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的研討會中說過：「你說中文成為官方語言，是不是你用廣東話問我，我用客家話答你？」

中文雖於二千多年前就已文字同形，可是語言却仍未達同聲的階段，就以廣東省為例，一個客家人和一個潮州人，就無論如何也談不上來，故此有兩個個體人以英語交談的笑話，然而自從國語創立了之後，這個笑話也漸漸消失了。可是在香港，因為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廣東人，國語不十分流行，以致大部份的香港人都不懂國語，因而和大部份中國人脫了節及格格不入(大陸、台灣都是國語為日常語言)。寫的文章也都成了廣東白話，和正宗的白話有了一段的距離。

雖然香港的中文教育辦的是如許的差，可是增加國語一科是必要的，現在已有不少青年知道國語的重要而學習國語了，故此我輩也應不再後人，從速增加國語一科，而推廣國語，提高港人說國語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在中學會考中文作文一科中，有應用文一項，然而大多數學校都忽視了應用文，如我輩學習中文除用以表達思想外，更是為了實際的需要，應用文是我們日常都可以接觸到的，可是却受到如此忽視，以致有很多中學生連寫一封信，出一封告示也都錯誤極多，豈不悲哉！

自五四白話文興起以來，白話文已成爲我們日常使用的文字，然而有什麼公文啓事都還是保存着文言文，甚至各商業機關報館學校之間的通信也用了「一大堆」股，這是十分奇怪的事，白話文是一科學語言，文言是一詩的語言(這種分野是很粗畧的)，白話勝於文言的地方在於它準確地表達思想，但爲什麼官方的告示或公文啓事仍使用文言呢？每看到報紙上一個大的「聞」字，我就不禁想起胡適之的那篇潔明明而毫不沾八股氣味的計文，試想想，你寫信時多取白話還是文言？

寫到這裏，不禁想到妹妹平日似懂非懂地背着尺牘中的文言信時的情形，什麼爲頌爲禱，她明白體會多少？下筆寫信還不是來個「親愛的」！

音樂的

五丙 嚴匡良

音樂的存在，對人的影響是無可置疑的。它的起源，大抵是初民爲表達其內心的感情所呼出來的調子，逐漸地民間流行而後所謂「民間文學」的民歌，即詩經裏的十五國風。

沒有音樂，生活就顯得乏味了。孔子既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而我們在聽到節奏明快、熱鬧的音樂時，會感到熱血沸騰；在聽到輕柔柔和、抒情緩慢的音樂，會感到飄飄欲仙；在聽到悽惻哀怨的音樂，傷感之情油然而生；就是因爲音樂有其調劑生活的功效。

香港的中文水準

從以上我們看到香港中文刊物的概況，也可知香港的中文水準是很參差不齊，有高水準的刊物亦有不忍卒睹的刊物，而普通讀者的接受能力仍很低，因此我們沒有像以前申報或北京晨報等的報紙。

是故，橫比台灣及香港，縱以上一代與這一代比，我們都感面紅，而且「下一代的中文寫作能力又愈來愈差，很多學報或青年園地上的文章都是語法不通，文字變扭的作品。無論這種情形是由誰造成的，我們也應深以爲戒，矢志改進，而方法就是：多閱讀、多寫中文。」

今後中文在香港的地位

文六 吳梓明

香港自從騷動平息以後，初時有人發起中文運動，更有不少社會人士，極力要求使中文列爲官方語言。經多次會議後，他們提出十項大理由，要求政府通過接納中、英文並列爲官方語言的建議；可是到現在當那時股熱情，又在那裏呢？

「中國人的三分鐘熱度就是這樣的嗎？因此，就我個人而論，則對今後中文在香港的地位，雖不敢說是存着悲觀的念頭，也不敢太過樂觀。事實上，今後中文在香港的地位如何，有待香港中國人親自來奮鬥。我之所以不敢存樂觀的念頭，是因為觀察到現今一般民衆的心理，仍盲目地保留英文的優越感，仍看中國人本身的文字而不加探求其精神，尤其

「紅線女」的歌喉，吸引了不少我們上一代的聽衆；而在外國的爵士樂，亦瘋魔了三十年代的青年。戰前和戰後某一段時期，音樂茶座遍設港九，當時的人以品茗及聽唱爲至高無上的享受。但在這個七十年代，粵曲已不再受到青年人的歡迎，代之而興的是歐西音樂。這些歐西音樂有異於當年的爵士樂，由溫柔婉轉一變而爲熱鬧狂野。於是青年們亦不再沒有以前的拘守了，他們狂歌熱舞，「扭腰」、「阿高高」與及現在的「靈魂舞」相繼流行，而又一個緊接一個，無聲無色的沈滅下去。畢竟青年人是貪新忘舊的哩！

頌讚

現在是青年人的世界，新興的樂隊有如雨後春筍，名目之多，令人目爲之眩。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因爲他們都長上一個「披頭士」裝，以及穿着一身古怪的衣服，他們所要唱出的是他們自己的心聲，雖然你或我可能聽不懂。音樂就是這樣一個奇怪的東西。它是由人所創造的，但它却一直影響着人的生活。溫柔抒情的音樂，我們說它可以陶冶性情，而瘋狂的音樂，人們亦隨之而瘋狂了。啊！讓我們來歌頌那可愛而帶着神奇力量的音樂吧！



意大利西部片與起源

六甲 奕葉群

讓我們撇下那些純粹以藝術見稱的文藝片，轉而談談時下風尚的意大利西部片。此類影片，雖然脫不開以打鬥為主題，然亦有獨特之風格；與荷李活西部片相比，可以說是青出於藍，使後者一時為之黯然失色。大概是出於荷李活影響受了一占士邦「風氣」所影響，一致認為西部片已屬陳腐過時吧！事實上，「牛仔片」原是美國早年電影業的一大主流；在我們童年時代，早已有祖麥基利、蘭度夫史葛、亨利方達、亞倫列特、尊榮、泰倫德華、羅拔泰萊等皇牌武星，把我們深深的吸引着。那時，除了手鎗之外，甚麼玩具也不要了！在我們童年時代，那一個男孩子不嚮往美國西部黃沙滾滾的千里平原？那一個男孩子不羨慕那些在銀幕上頭戴闊邊帽，腰佩大響快鎗，策着駿馬，以「The faster gun lives」姿態出現的西方大俠？

浩劫餘生 一乙何美礎

在五月廿九日，三家戲院特別在大會堂試映「浩劫餘生」，我得到一個機會到場參觀。

記得英國的名學者兼哲學家羅素說過：「人是動物中最聰明的笨蛋，他們拼命地研究和發展武器，以期可以使得他們自己（人類）滅種！」這是最至理名言，但注定要遭受浩劫的人們，利益昏昏，還是冥頑不靈。

假使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假使那是一場全面的核子戰爭，那末，人類之命運又將如何呢？「浩劫餘生」這部由查爾登希士頓主演的幻想片，獨特而深刻的表現出來。

「浩劫餘生」并非戰爭片，他連半句也不會提及聰明笨伯們的核子威脅，它是一部科學冒險片。查爾登希士頓和三個太空人，一為女性，在太空過了七百多年，查因疲勞所以倒頭便睡，但一睡就睡了一千多年，合起來他們已有二千多歲了。因太空船壞了，撞在一個不知名的星球上，着陸之處，一片荒涼。他們為了生存，祇好冒險前進。

歷史，初時，不過是有幾部拍古裝打鬥的製片商，在「大力士」和「霸王」片片漸失去觀眾的興趣之後，偶然任用一些美國的失意明星（如奇連士活、法蘭高尼路皆是），以低成本作嘗試式拍攝。由於美國近年來極少此類製作，而特務片亦開始有令觀眾日久生厭之弊，同時，意大利在仿造牛仔片之餘，還曉得另創風格，於是大有壓倒舊風之勢，雖是魚目混珠，也難怪會有頗為意想不到的收穫。

自奇連士活主演的「獨行俠連環奪命槍」上演後，由於賣座奇佳，該片製片商遂乘勢「再來數塊錢」——推出一部「江湖伏霸」。在同一時期內，見獵心喜的意大利製片商們，已如雨後春筍般把這類新誕生的「意大利西部片」推出。一時「獨行俠」、「遊俠」、「怒俠」、「旋風快鎗」、「金鎗俠」以及什麼「追魂鎗」、「奪命鎗」、「連環鎗」等新穎的名詞，變成了街知巷聞。



寶嘉的來遲

（猿人）的化妝，確是巧奪天工，所需費用大約百萬美元。猿人的面依照各人面型用膠質化妝。當在拍市集的時候，出動了二百多位化妝師。

在這裏我不便詳說故事。也許你們會問：「為什麼這星球會有地球一樣的動植物呢？在古穴中有一個會喊「媽媽」的洋娃娃呢？這一切都是有什麼價值，使人無法不看結尾的那一場，悲憤和最有價值的最後一鏡，如你看過，你會和查爾登希士頓頓般心情，悲憤填胸，痛問：「是誰之過？」

第一次科學常識問答比賽

高級組答案

一編者

當大家見到這樣的一個答案時，一定會覺得出乎意外：那個自由落下的物體以大約42.5分鐘來回不息地由地球的一端向另一端運動。

應該特別指出：本題規定在貫通地心的通道中運動是不必要的，對於在地球上打通的任何一條弦裏的運動，都和上述的情況一樣。

對於一個位於地球內部的物體，它的加速度（由於地球的引力）正比於該物體與地心的距離並且指向地心。因此，變物體距離地球中心r（r < R = 地球半徑），則此時向地心的加速度為Kr，這裏K是一常數。由於在地球表面時（這時r = R），加速度是g，故此由Kr = g求得K = g/R。

對於任何與地心的距離r，我們都有加速度 = (g/R) * r = gr/R。由於g、R都是常數，而加速度又正比於物體與地心的距離r，故該物體以簡諧運動(Harmonic Motion)於地球中心來回振蕩。由物

理學可知，該運動的週期是2π/ω，這裏ω = g/R。因此由地球的一端到達另一端的時間是π * N(R/g)。代入地球半徑 = 4000哩，g = 32呎/秒/秒，得出時間為大約42.5分鐘。

當這樣理想的一條通道造成後（可以變想：這是一口貫穿地球的井），你祇要不費力地放下一物體，42.5分鐘後它又會自動地由地下飛到你的手裏！各位同學請想想，這是否證明了永動機(Perpetual Machine)問題已經被迎刃而解呢？

一四乙 趙子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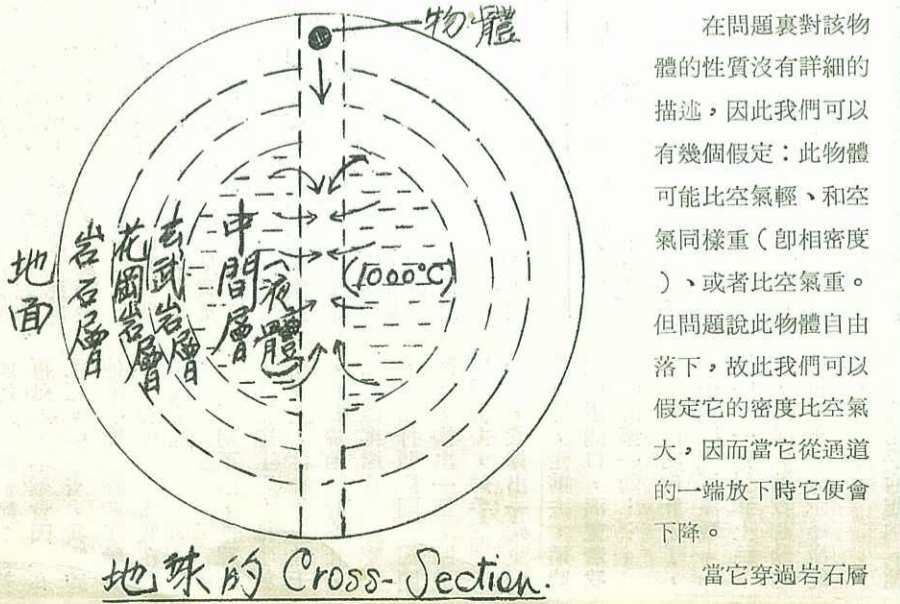
（編者按）本文作者趙子堅同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答案。雖然他的答案並不符合編者原來的要求，但畢竟是非常值得大家參考的。編者認為，趙同學對本問題的分析 and 探討的確是非常精密，他的文章是一篇標準的科學性作品，足為同學們效法與學習。

、花崗岩層和玄武岩層之後（見圖），便到達中間層。雖然該通道是貫通地球的直徑，但中間層是包含着液體的，因此液體依然會流出而阻塞該通道。這裏我們也可以有幾個假定：該物體可能是固體、液體或氣體。中間層的氣溫通常是高於攝氏一千度的。如果該物體是固體，則可能會溶化為液體，再而成為氣體，升入通道或留在中間層。如果該物體為液體，則亦有可能蒸發為氣體；當然，若該物體的熔點或該種液體的沸點高於攝氏一千度的話，則

該物體的狀態會不變。最後，該物體可能溶於或不溶於中間層的液體（含有鐵等物質）。如果它不溶於該液體而其密度又高於每立方厘米十二克的話（中間層的液體密度），則該物體會向地球的中心沉下去，而停留在地球的中心。總括來說，如該物體比空氣重，熔點比一千度還高，不溶於中間層的液體，而密度又高於每立方厘米十二克的話，則它會停留於地球的中心。

好容易又過了一年一度的學習生活。在這段時間內，筆者也負責起編輯科學版的工作，回想起來，倒也累積了一些經驗，還有另外一些有關的問題，筆者都是想在今年學報最後一期裏與同學切磋一下。

一年來編輯科學版的回顧 編者 馮禮和



地球的Cross-Section.

朋友，來啊！

三甲司徒紹昌

朋友們：又聚在一起了！再沒有各自為政的情形出現...

集郵偶拾

五丙王日明

「課餘時你做什麼？」朋友常常問我，「踢足球？看小說？看電影？」

雪中的故事

二丙寒江雪

窗外白茫茫，雪花猶如白蝴蝶在天際飛舞...

園地

五甲鄭兆銓

倦了，轉過校舍一面，這裏別有天地，新的校舍，莊嚴不可侮的禮堂...

港灣小夜曲

二乙劉國英

落日餘暉，漸漸離開了世界，接替的是清涼的晚風...

心曠神怡

五甲鄭兆銓

轉過了花園後，又是一片草坪，旁邊的樹叢阻不了你的去處...

園地

五甲鄭兆銓

今天我走進了實驗室，正在天秤面前停下時，驚地看見一群科學家...

集郵偶拾

五丙王日明

又出首日封了，便彷彿吃了興奮劑，着了魔，飛快的趕到郵局...

雪中的故事

二丙寒江雪

頓時對他起了同情之感，終於回轉頭，蹲下身，注視着...

園地

五甲鄭兆銓

那死寂的，灰白色壓在我的頭上，下雪刮來的陣陣風，夾雜着...

港灣小夜曲

二乙劉國英

沒有言語，但我們之間的感情，又豈是言語所能表達...

園地

五甲鄭兆銓

我用手抱起牠，牠也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我，我們的影子投在牆壁上...

代編者的話 讓我們告別

一年了，華仁學報的出版由年刊、期刊演變為半月刊，只不過是今年的事。學期開始期間那追稿討稿的狼狽情形，還歷歷在目。而一年來學報的成敗，就留給各位讀者與作者的同學們自己去評論罷。

一年不是太短的時間，在過去的一學年中，香港整個社會的轉變與華仁同學間生活的浮光掠影，都可從學報的反映中得睹一鱗半爪。首先是胡樹輝和鄺漢星兩位同學對去屆學生會的討論，使大家都能更明白到學生會的責任和同學對它的義務；跟着有梁滿棠和馮志強對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大問題提出討論，無論結論如何，總之增加了對傳統文化的再認是無疑的。「協辦士」在各地的沸騰聲中，我們也對此運動作了認識。「中文應列為官方語言」的呼籲，也在華仁發生迴響，其聲或許仍嫌微弱，卻能引起社會一部分人的注意，我們對這問題所作辯論會的紀錄，曾得到某大報的轉載，這也許是我們這些「準」知識分子的一個交代。對年來愈覺嚴重的香港青年問題，我們也作了一專題的討論。市政局舉辦的「新潮舞會」，到今日仍是大眾爭論的焦點，我們也出了專輯加以檢討，意見的分歧，正表示了同學觀點之差異，及我們所能容納。

除了問題的研究外，華仁生活的多姿多采的一面，也是我們所注意到的。開學後學生會的改組，奠定了今日的新生命。首先，我們目睹本校空軍軍的成立，參加天主教慈善賣物會那令人興奮的成績，然後是募捐寒衣運動和班際戲劇比賽。徐志忠修士的回校少留，也是轟動的新聞。其他還有家長日、新校舍落成、以致學生會的修改憲章。從我們的新聞報導，大家都可以看出華仁同學的視野和活動，已擴闊至學校的圈子以外了。隨着社會服務團的成立，展望同學們將更致力於服務社會，而不再囿於學校課本的象牙塔中。

當然，年中我們所遭遇的挫折，無論外來的和內在的，都很多很多。幸賴各編輯同學的努力維持，同心合力，及同學們的熱烈支持，我們才不致夭折。我們雖然仍是一初學學步的小孩子，但我們有信心，跌倒了，我們爬起來再走，然後再跌倒，再爬起。

在這一年中，我們不敢奢言有何成績，但維

持一可供大家練習、討論、求知的小廣場，是我們感到驕傲的。而在同學們所投來的稿件中，能讀到無數的新名字，和證實了幾許同學藉一年來的練習，以支長成，這份份欣悅與安慰的感覺，恐怕只能由辛苦的編輯同學分享了。

外界對我們的反應，也是令人雀躍的。我們有不少的呼籲都能普遍地得到外界的支持和贊助，轉載我們文章的亦有多篇，可惜某些報章隨便加以轉載而不通知我們，亦不在稿後註明，這是令我們頗引以為憾的。

作為學習中的我們，在以前差不多沒有任何編輯經驗，有的只是理想和幹勁。正如布朗寧說的「目標放在山巔，而我們只能爬到山的一半」。又如一個跑長途賽跑的選手，我必得說：目標仍距離很遠，但我們懷有羅素的信念：「曼好的日子，不在過去，而是在未來。」

末了，雖然還想說的很多，但話總要結束的，就讓我們再說，如果大家認為我們有甚麼成績，那是要和大家作者及讀者的同學共享的光榮。如果有任何錯誤之處，那倒要歸究我們編輯的無知與缺乏經驗了。

最後，讓我們說聲別了，更讓我們預先說一句——明年再會！

六七—六八年度

華仁學報編輯委員會

- 總編輯：邵善波
- 副總編輯：關永圻
- 新聞版：黃昌 徐鏗
- 英文版：陳錫康
- 文藝版：周民樂
- 論壇版：馮志強
- 科學版：馮禮和
- 電影版：何國道
- 體育版：關永添
- 專題：王克光
- 特約：周錦榮
- 總務：李復森
- 攝影：周榴庭 伍劍光
- 記者：陳國雄 黃致康
- 方書林

考試 三甲俞家駒

自四月開始，考試之聲就不絕於耳了。升中試，然後是（本校中五學生的考試）先是中七考試，最近則是中學會考，不久又是學期考試了。考完升中試三年了，現在是我弟弟考，心中不禁有股像是幸災樂禍的心理，想着「我也受夠了，還輪不到你？」跟着和我很要好的中五朋友也開始創書了，和我也減少喜樂了，看到他們整天日味夜味，（覺得他們頗可憐）反映出自己是多麼幸福，還不用這麼辛苦去創。

可是，有一位同學說我們還有八百餘天便會考了，登時愕了一愕，但跟着又想還有這麼時間，現在憂什麼？還有一個更「阿Q」的想法：兩年會到很多改變的，或許那時不用考呢！想到這些，心也輕鬆了很多。

但輕鬆是不能長久的。記得有一位老師說過：轉夏令上課時間便是你們開始讀書的時候了。故今年一轉時間，便想着要收斂心神去創書了。但不知是否懶了太久之故，還提不起精神，想着時間還很多呢！直到一天晚上，輾轉反側，想呀想的，竟想到考試的事，想到還有三十五六天，又想到科科也從來未溫習過，又想到歷史大串人名、年份、時間、地理的地方出產，登使不禁住一陣陣寒氣從脊骨上升；那晚終終二三時才睡着。

現正當最緊張時期，平時同學見面，話題脫離不問考試；那科要緊，那科可以不理，讀了少，老師最喜歡的題目啦。在這個時候，更可以見得到甲班的虛偽自私，有些同學因平時沒有做筆記，現在想參考一些同學的來做，怎知他却以沒有做為藉口拒絕了，幸好這些同學只佔很少部份。平時問同學某某科讀了沒有，某某科讀了多少，大多數都說未讀，或讀了但不熟，其實他們是讀到爛熟的，何苦這樣虛偽呢？說讀熟了有什麼要緊？幸好這也佔很少部份，不然處在環境中，不被影響才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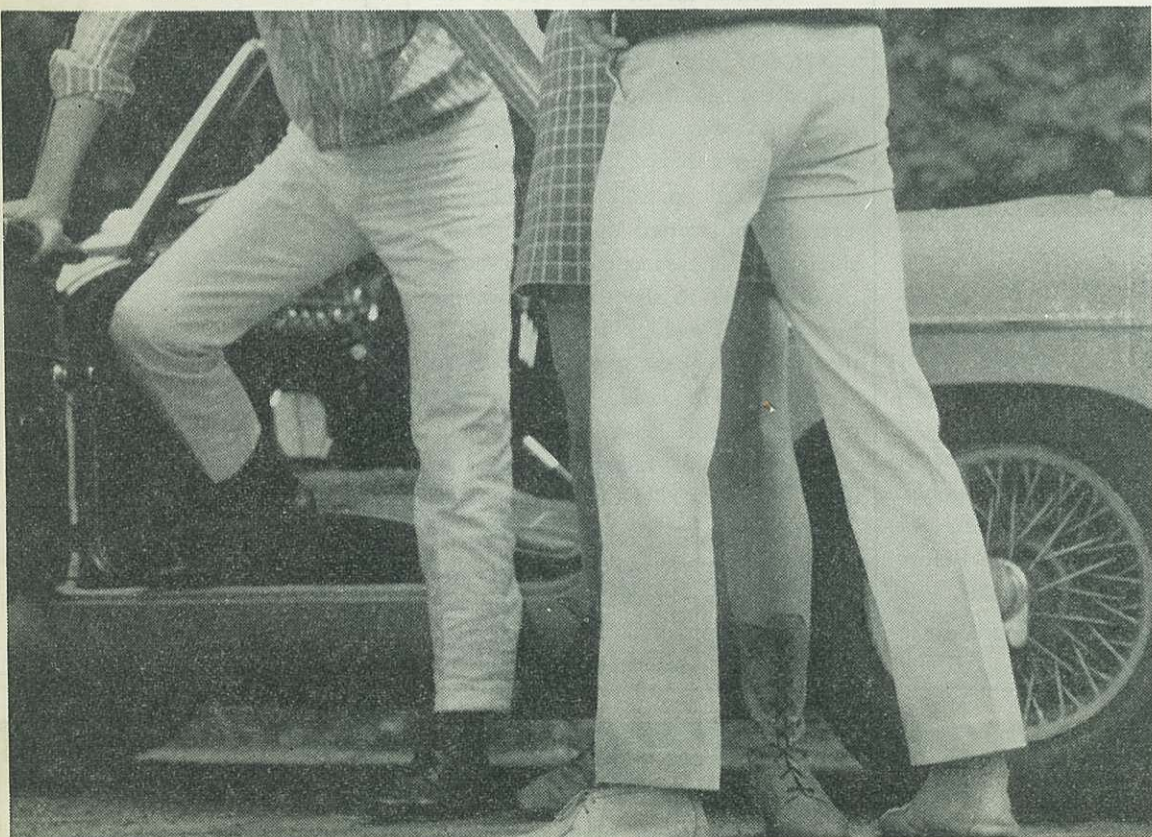
有位同學說，對考試看得很淡，說考試不好，考試不能知道真正才能，考試……但有甚麼辦法呢？完全不讀書？不参加考試？還是不能；後來他終於死心塌地，去背熟那十幾本書了！

THE CAR-CRUMPLE

Car-crumples are things that attack your slacks when you go driving. They leave you with baggy knees, crinkled hips and a rumpled waist.

If you're a victim of the dreaded car-crumple, now's the time to change gear. Slip into some long, lean, summerweight Levi's Sta-Prest slacks, the ones with a built in crumple-resistor. Levi's Sta-Prest slacks just can't crumple .. and no matter how hard you wear them or how hard you wash them, they never need ironing. The crease never quits!

You can escape the clutches of the car-crumple in six fashion colours: beige, navy, brown, charcoal, olive or black.



Available at leading stores in Hong Kong and Kowloon or write to P.O. Box 10063, Hong Kong.

First in the world with STA-PREST®

LEVI'S®
STYLED AND DISTRIBUTED BY LEVI STRAUSS, SAN FRANCISCO, U. S. A.



SIGNUM

Vol. 3. No. 13. PUBLISHED BY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20th June 1968

I AM MY OWN WORST ENEMY

"I can resist anything -- except temptation," said Oscar Wilde.

I have a very special habit which I have been practising for many years. Every night before I fall asleep, I always lie on my bed, close my eyes and begin to meditate. I then try to recall every particular thing I have done during the day, and I start asking myself: "Is this right or wrong?" When my conscience tells me that it is something wrong, I will say to myself, "What a silly thing you have done! Why didn't you ruminate before doing it?" Then, I say my night prayers and go to bed.

But no matter how I behave myself, I always find myself making many mistakes each day. I just cannot help it. -- I have always been so pliant and weak that I cannot but fall into the same trap all the time. In fact, I am my own worst enemy!

If my worst enemy were somebody else, I could either try to beat him down or avoid him. But, when the enemy is myself, what can I do? I can neither give myself a 'knock-out' nor hide away from myself. The only thing I can do is to try hard to cultivate a strong decision inside me; and even this will only lessen my mistakes.

I remember very clearly what happened during our last retreat. Every one of us restrained himself from chatting. I broke the silence, and so

did the others --- every one of us. Actually, I did try very hard not to utter a word but it was so difficult! I prayed to God asking Him to strengthen my will. At last, I was defeated, by no one but my own self.

I am always so weak! When examinations came, I always said, "Oh, no! I won't watch television! I won't go to the cinema! I won't do this and that....." But when the time came for my favourite television programme I just could not help saying: "This will be the last time", and I am sorry to say, there was always the second time, and the third time.....

So, every night when I make my act of contrition, I always find that none but myself is my own worst enemy.

Lawrence

STRANGER IN THE DARK

Evening, March 23. The sun with all his golden glory was sinking fast into the western horizon. Darkness was less than an hour away. All was silence except the pulsating rhythm of the ebbing tide. In the evening tranquillity, heading north-west by the sea strand, moved briskly the long lonely shadow of a young man. By the gloomy evening light, revealed a reddened, weary face and a pair of anxious eyes. With the thirty pound rucksack on his back and fifteen miles of nonstop trail behind, he still had five miles of unfamiliar journey to cover before he could settle down. Five miles of uncertainty in total darkness with no one by his side to help and guide him along - the very thought brought chills to his spine. Yet on he went, for turning back was impossible - not after all the miles he had rambled. Before his shadow faded out, he took a grassy path and walked into the fields.

No more surging waves, no more pale sandy shore where he could see his surroundings clearly. Hidden among the bushes could be unknown danger

ready to strike at any time. But that was the only way, what choice had he? He kept feretting here and there, he could not hear anything, see anything except the little area where his torch pointed at. He was directing his own way in the vast expanse of darkness but his torch did not and could not shine too far. Every now and then he turned around and examined his surroundings, but all he could see was that limited circle, beyond it doubt and unknown. Here and there, he bumped into thick shrubs, strange and twisted branches so obstructing and obscuring that he had to find another way. There were cracks which he stepped on and holes that made him stumble. There were soft tuffy spots which he wished so much to rest on, but all these did not stop him. His destination was where he must proceed to and nowhere else. The sooner there the better.

He did not know how long it took him to get out of the maze. He couldn't care less - time was of no importance as long as he was alone walking towards somewhere he must reach. Fear was overcome by itself, it suddenly seemed so meaningless after he got accustomed to the loneliness. His mind was voided of all troubles, hunger tiredness and he knew only one thing, 'I must continue, and get there I must'.

Without his notice, the stars had crept out stealthily, adorning the black velvet sky with sparkling diamonds. Behind the silhouette of the mountains the moon was rising, trimming the ridges with a heavenly glow. Slowly he gathered up all his remaining strength and started uphill. Hope was shining in his eyes as closer and closer he drew near to the top. A soothing breeze was blowing, bringing with it the fragrance of the grass that was so refreshing. He could feel his feet treading on soft dewy tufts. Then he saw the moon, rising to meet him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 And there under the silvery Crescent was the very place he had been longing for. The dim yet clear light brought peace and serenity to his mind. He ran for the pool and throwing his

rucksack aside, lay down on the side of it and stretched out his limbs. The joy and satisfaction that were in his eyes seemed to say, 'Here I am. I've made it at last.'

Dawn was only a few hours away. Just a few hours and all the darkness would be driven out of the heavens and the far horizon would be brightened by the morning hue. All the way would be clear and he could see and reach to wherever he wanted, how nice that would be. With such sweet dreams, he fell fast into slumbers. In his hand still clutched his dim torch but eventually it flickered, and finally the only dot of light faded out. And there in the dark by the haunting wind and under the pale moon, rested the weary stranger.

by WOODY.

MONT BLANC
MADE IN GERMANY

萬寶龍
金筆
登峰造極·品質超羣

各大洋行及公司均有代售

香港及東南亞總代理
曉莊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一號
電話：二二八三六二，二二八二八四

行運之家 WIN A HOME

意勝 Things 事萬 go 怡神 better 曠心 with 你令 Coke 樂可口可

HAVE A COKE NOW AND LOOK UNDER THE CROWN YOU MAY WIN A HOME in April, May or June 1968